

乡愁大理

居有风之城

常华敏

能到本来内心就十分挚爱的城市工作和生活,算得上是人生中的一桩幸事。这样的好运,我是活生生地给撞上了。

我要说的这座城,深藏于滇西山峻岭中,为大理州州府和大理市市政府所在地,在某种程度上是大理市的代名词,它就是凤城下关。

下关,对外地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字眼,甚至会与南京市的下关区混淆。由此即便你来过下关城,脑海里留下的或许也只是大理的印象。

当地人则认真地分着,下关是下关,大理是大理。市区外的人们要到城里办事购物,只会说下去关,不会说去大理。在他们的意识中,现代城市这一片区属下关,大理特指大理古城,抑或是囊括全州范围的大区域。

下关被称为“凤城”,也不是浪得虚名。大理凭借别具一格的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绝美四景,素有“东方日内瓦”之称。在大理日渐美声远扬,成为众多人旅游目的地的过程中,下关功不可没,它妥妥地贡献了风。

下关风,常年吹拂,尤其到每年的冬春时节,大风日多达三十余天。下关风还因风力强而出名,偶有十级风的出现。有大风的日子,在下关会出现许多奇特的现象。比如说骑自行车,顺风上坡时不用脚踏,它也能疾驶而去;若是逆风,即便是下坡,却再用力蹬也慢吞吞的。当然,用发胶做成的发型,在下关绝对没有市场,倘若上一街,定会溃不成军,被下关风吹成鸡窝状。

初识凤城下关,要追溯到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末。出生于大理乡下的我,那时正在家乡的县一中读高中。为给家中减轻一些经济负担,我不顾父亲的反对,趁假期便到乡村集市收购一些药材,卖到县药材公司,赚取一点差价。当时心里一直默念着在县城利润太少,也许卖到州府下关能多赚一点。于是,一张客车票,我鬼使神差地步入了下关这座我从未涉足过的城市。当时,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我就像一只无头的苍蝇,到处乱窜,四处询问,自然是无果而终,只得灰溜溜地用一张返程票,把自己捎回出发地。

事没办成,心里却埋下了“火种”,如此充满诱惑的城市,说不定某一日还有我的一席之地呢。

高考时,命运安排得甚是恰巧,我考取的是现今大理大学的前身大理师

专,我再次踏上了通往凤城下关的人生之旅。

随着毕业季的到来,我为能留在下关而奔忙着,遗憾未能如愿。我只得怀着沮丧的心情回到家乡,意想不到的竟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我被分配到县政府的一个行政单位去上班。后来了解到,参与分配的领导是看中了我学习成绩好,获奖多达数十次,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游客前来一睹其风采。

生活在这座城市是幸福的,别人梦寐以求的美好风光,我却只需抬起头,便可将一切尽收眼底。在下关,我觉得什么都日新月异地在变化,唯一没有变的是下关风。下关风日复一日地在调节着一座城的气候,也每每刻在激励着市民们,放下烦恼,心存喜悦。

成了“老下关”,我都一直心怀下关,关注下关。

我留意到,下关城区规模,似乎经下关风的魔性吹拂,在与日俱增,大理的医疗水平在滇西也是首屈一指,下关地处滇西交通要道,是名副其实的交通枢纽中心。更重要的是,这里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最佳中国魅力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桂冠于一身,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游客前来一睹其风采。

生活在这座城市是幸福的,别人梦寐以求的美好风光,我却只需抬起头,便可将一切尽收眼底。

在下关,我觉得什么都日新月异地在变化,唯一没有变的是下关风。下关风日复一日地在调节着一座城的气候,也每每刻在激励着市民们,放下烦恼,心存喜悦。

沙溪,溪水的徜徉

张洪能

(外一首)

茶马古道的鞭声已策马归去 沙溪 有淙淙的溪水在徜徉 它弯曲的纹路 与史书同频

当流水的欢歌在街巷内平息 古戏台上的剧目也刚刚落幕 河流举着婆娑的岸柳 云是天之景 也是水之景 翠鸟把自己定在溪边 有时看天 有时看水

溪水流啊流 流过古石桥 巷陌小径 铺叙光阴的暖 水波里晃动的一枚青月 安抚了我内心的兵荒马乱

海之印

万千海鸥来这里打卡 小普陀为它们盖上戳印

外乡人随“大理号”逐浪而来 脚踏车 演你的车辙蹄马萧萧 老木船 扮你的风萧萧兮水寒

摄影师是水边的王者 海鸥是他眼中的飘飘仙女 翱翔于天 他就看到了飞天 鸥舞于岸 他就看到了洛神

“山是眉峰聚,水是眼波横” 你的顾盼也要弯成流线 远远的白帆够你寻寻觅觅 盈盈的碧波够你秋水望穿

旅拍的长焦一镜到底 婚纱飞舞 谁的浓妆淡抹总相宜 执手相看 谁的三千宠爱在一身

火的狂欢

开耶

夜幕如墨 群山酣眠 一支火把 点燃了山民的期盼 千支万支 连成赤焰的河 漫过山寨 照亮每个人的笑颜

羊皮鼓敲响 节奏震撼心田 烟与火共舞 歌声冲破云天 彩裙纷飞 像绽放的索玛花 脚步腾跃 踩着古老的鼓点

火光映红脸庞 激情肆意蔓延 阿妹的银饰叮当作响 诉说着缠绵 阿哥的歌悠扬 拨动着思念 火光照亮的 是幸福的诗篇

火塘边 围坐着白发的老者 讲着祖先的故事 代代相传 火光中 奔跑着天真的孩童 追逐着梦想 笑容比火更灿烂

火把节 火的狂欢 用炽热 把黑夜点燃 让喜悦 在天地间流传

漾漾雨记

霍永安

漾漾的雨总带着山的魂魄,像苍山西坡未散的雾气,缠缠绕绕弥漫进青瓦房的缝隙。老家的院子里,火塘的烟混着雨丝,织成一张绵密的网。

天还泛着蟹壳青,母亲就挎着竹篓出门了。通往后山的小路上青苔被雨水泡得发亮,她头戴草帽,脚蹬雨鞋,背篓边缘露出半截棕叶蓑衣,身影在雨雾里时隐时现,像极了山林里自在游走的麝子。漾漾人爱这山雨,湿润的空气里浮动着的清苦与泥土的腥甜,连石墙上攀爬的三角梅也沾满珍珠般的雨珠。

母亲冒雨进山,是去采摘晨露未晞的棠梨花。我披着雨衣跟在后面,山雨斜斜地打在核桃叶上发出“噗嗒”的声响。核桃树的枝叶在雨中舒展,新生的叶片托着雨珠,像捧着碎钻的绿手掌。雨里的棠梨花最是鲜嫩,焯水后拌核桃油,能尝出整个春天的味道。她笑着说,眼角的皱纹里盛着山雨的温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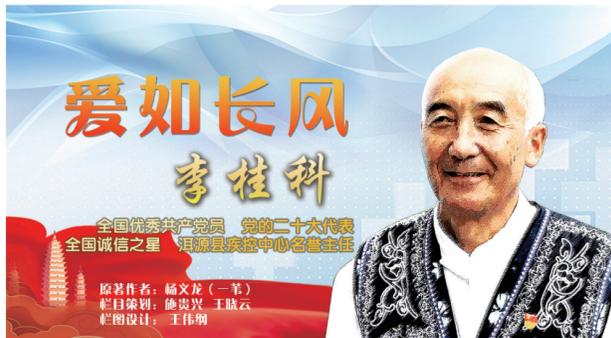
回到院中,天井里的石缸已积了半缸水,雨滴落下时惊起几尾养在缸里的细鳞鱼。母亲在火塘边忙活,松木柴火噼啪作响,铁锅里的水腾起白雾,与窗外的山雨融成一片。她将采来的棠梨花细细清洗,佐以自家腌制的火腿丝,

在铁锅里翻炒出细碎的香气。我蹲在火塘边,看雨水顺着木雕檐角滴落,串成珠帘,远处的石门关在雨雾中若隐若现,两座石山如天然门阙,锁住了满谷的烟岚。

午后的山雨常突然变急,豆大的雨点砸在瓦楞上,发出“咚咚”的鼓点。院角的水蕨菜在雨中挺直了腰杆,叶片上的绒毛裹着雨珠,像披了件水晶蓑衣。我撑着伞出门,村子里的青石板路在雨里泛着幽光,几位妇女走过,她们背篓里刚采的蘑菇散发着阵阵清香,彩色的头绳与伞面的花纹在灰蒙蒙的雨幕中格外鲜亮。山雨顺着伞沿滴落,在石板上溅起细小的水雾,远处传来牧童的吆喝声,和着雨打松林的沙沙声,在山谷里荡起层层回响。

雨稍停时,苍山的轮廓从雾霭中浮现,西坡的核桃林挂满水珠,像无数盏亮着的小灯笼。母亲端出刚烙好的核桃粑粑,金黄的饼皮散发着核桃的醇香,咬一口,酥脆的外皮裹着绵软的内里,混着雨气的清甜在舌尖化开。漾漾江在雨后涨了水,浑黄的江水裹挟着落花与落叶,打着旋儿向远方流去。

漾漾的雨,是山与水的私语。它浸润了核桃树的根系,滋养了石缝里的兰草,也温柔了每一个在雨里行走的人。那些被雨水打湿的记忆,如同檐角的银铃,在岁月的山风中轻轻摇晃,吟唱出属于这片土地的、潮湿而温暖的歌。



胡正清,1961年9月生,主治医师,高中学历,1981年12月参加工作,培训麻风防治专业知识三个月后,开展全县麻风防治。1982年6月到1983年7月,胡正清到大理卫生学校皮防班学习一年获结业证书,1986年在山石屏疗养院为驻院医生,年底回县防疫站开展全县麻风防治。1988年12月,参加云南省麻风联合化疗提高班学习。1990年9月到1991年8月,在昆明医学院学习皮肤病防治,并获专业证书。1994年5月,胡正清参加了广州举办的全国麻风护理研讨班学习,多次参加省州麻风防治短期培训。积极参与麻风科学研究,在麻风防治中作出突出贡献,多次获上级麻风防治先进个人表彰。2016年9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九届国际麻风大会”。

由于疫情期间,胡正清戴着厚厚的N95口罩,说话有些费力。他说:“我们去洋芋山,从县城骑单车到山脚,还要爬山四五个小时。那里主要种洋芋,后边几年产量不行,生存环境恶劣。我们将集中在那里的麻风患者治愈后,便想尽千方百计动员他们的家属让麻风康复者回家,实在回不了家的就安置到山石屏麻风疗养院。有次我们去洋芋山,去的时候是天阴,到那里时,已是雨夹雪,只能待在那里烧洋芋吃,无形中让洋芋山的麻风患者有了更多接触。”“有时,我们在山下的铺子里买了

两包过期的饼干就上山。还有次,我们在山下买了几个饼子,路上饿的时候掰开吃,饼子中间已经拉丝,严重变质。但不吃又饿得慌,我们都是医生,晓得这种变质食品不能吃,但不吃又没别的可吃,只好在路上烧了堆火,用高温消毒的方式烤吃。吃了又不放心,每人又吃了两颗随身携带的利福平。这件事真是终生难忘。”胡正清说。

“李桂科医生在出行经验上确实比我们丰富,出门时带什么东西,他都会准备。去洋芋山,有三条路可走,可以分别从菜园村、石岩头、白沙河涧上去,为了缓解我们路途上的疲劳,他还一路给我们讲佛光寨古战场的故事。这样说说,那样编编。有次我们从洋芋山下来,经白沙河返回,有条沟道跨不过去,李桂科便找来木头搭在两头,让我们从木头上过,他挨个把我们拉下来。”

“在线索调查过程中,南大坪村报来个疑似病人,我们去看了,反复观察了解,觉得不像,但没有依据。刚好那天我们没带手术包,李桂科医生就批评我们马虎,出门之前,应把该带的用具都带好,似是而非的,必须借助仪器,否则事倍功半。后来我们又带手术包上去查菌,确诊是真菌感染。”

胡正清聊的都是治疗麻风的往事,但更多的还是与李桂科有关,从中可知洱源县县的“麻防”医生们对李桂科的钦佩之情。

许玉梅,1962年7月生,高中学历,主治医师。1981年12月参加工作,培训麻风相关知识三个月后开展全县麻风防治,1982年6月到1983年7月到大理卫生学校皮防班学习一年获结业证书。1983年底开始,她在山石屏疗养院任驻院医生两年,1985年底回卫生防疫站开展全县麻风防治,多次参加省州麻风防治短期培训。在麻风防治过程中,还负责麻风病统计、资料管理、药物管理,并协助王汉喜做麻风杆菌检验,认真负责,积极主动,任劳任怨,勤奋好学,努力钻研,技术精湛,积极参与麻风科学研究,在麻风防治中作出突出贡献,多次获上级麻风防治先进个人表彰。

许玉梅说:“我们在山石屏的时候,每天都要去查菌治疗、割病理组织,同时对家属检查。那个时候没有桥,我们到江边后,坐渡船到疗养院,工作四五个小时,又坐渡船回到健康区。同时,我们还负责炼铁、西山、乔后的联合化疗,每个月都到病人家中发一次药。麻风病的治疗方式虽然单一,却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家庭破裂、亲朋疏远、社会歧视,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心理问题,也需要我们疏导与治疗。”

许玉梅也提到了麻风病人拒绝治疗的问题。那时采取分片包干的形式,她和王汉喜负责玉湖镇(现茈碧湖镇)和凤羽乡。许玉梅记得,有些病人拒绝治疗,担心自己的病被村里人发现。也有的病人不相信自己得了麻风病。医生耐心和病人解释,是经过查菌和病理检查才确诊的,绝不是毫无根据地上门发药。有些病人听了,经过半年或两年的治疗,彻底治愈。也有的病人坚决拒绝服药,最后落下残疾,追悔莫及。有的病人和医生们成了朋友,他们外出务工,回来都要找她相聚,聊聊外出务工的见闻感受,聊聊自己的家庭生活。特别是那些已经治愈的女病人,回来也喜欢找许玉梅闲聊。

连载 36



过巍山扎染博物馆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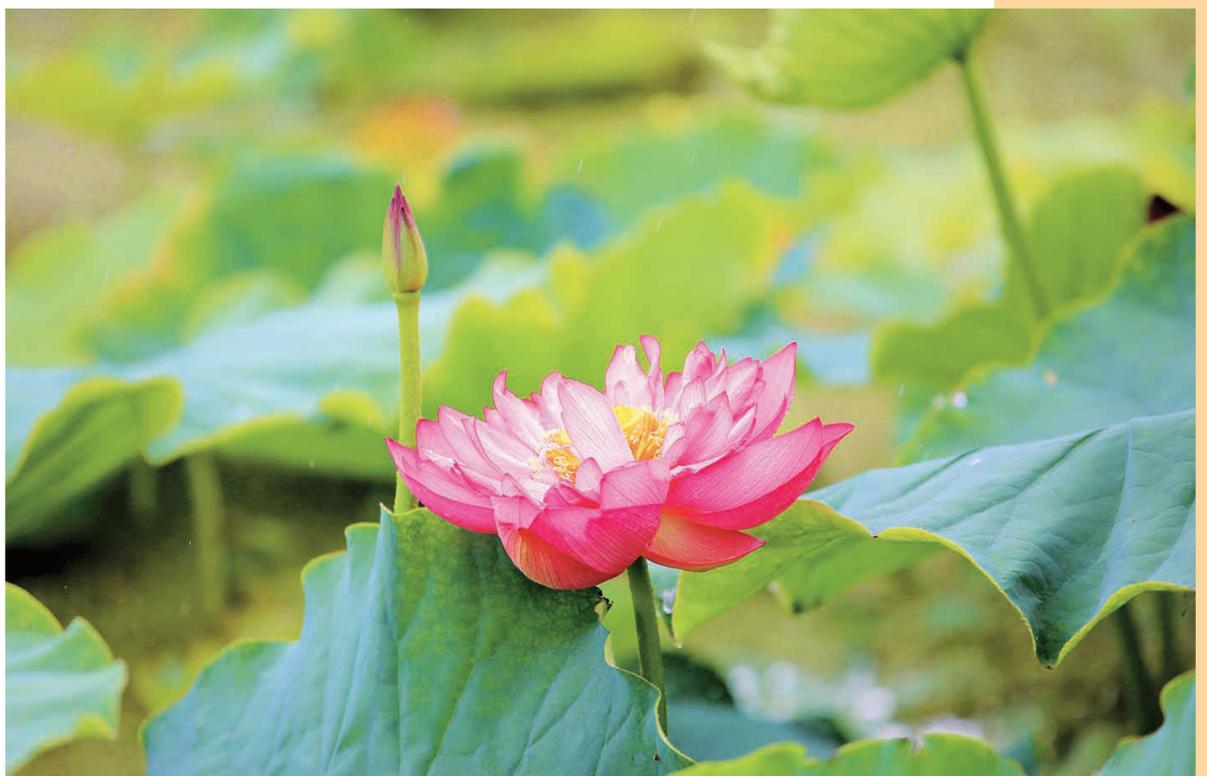
(二)

金铃子

线

一抬头,她开始染线了 她在大盆里用面兑水,搅成稀糊糊 把麻线放进去来回揉搓,湿透 拧干、抖开。像拧干半辈子的光阴 她的坐骑 大山里奔跑的豹子,豹皮像王的遗像 可以命令一条江河后退 古楼上战争的刀痕,是为王的尊严 还是为美 她把染过的麻线穿在竹竿上,摊开 如瀑布一样挂起来。我现在相信 水的声音,不来自于水 那飘落的声音,夸张、奇幻而充满香味 草木的诗句,《诗经》里的露珠 孟浩然的“开轩面场圃”。水 顶风冒雪而来的人,他们围着瀑布跳舞 那种明亮,那种干净 渴望,如我的相思。只是,她总能够柔顺 而我,真的,一团乱麻了 我的相思 成为我一生的疾病,久久不歇 在一坡坡麻的山丘,百鸟归巢的息声 在一根根麻线的那头。发出轻轻的 鼾声 忧伤的线头在夜幕里……起伏

[摘自《美好生活 诗意大理》(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 编)]



一池清荷

熊子军 摄